

## 记忆深处

## 母亲的体面

## 婚恋故事

## 鸿雁传书结良缘

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,可每年这个时节,她辗转乘车从农村老家赶来的身影,总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。

母亲过来,一是想看看许久未见的我们,二是送些土特产给我们尝鲜。记得那年,我去车站接她时,差点没认出她来,母亲虽已年过古稀,却穿得精神利落。我没想到母亲进城一趟竟这般讲究。母亲坦然说道:“我穿差了,你们脸上无光,我怕给你们丢脸。”听到这句话,我脸红到了耳根,四十年前读初中时发生的一件事又浮现在眼前。

母亲身材瘦小,身高不足150厘米,体重也不超过80斤。那年我上初三,学校要求我们星期天补课,周末无法回家拿米带菜,自然要由大人送到学校来。由于家里人手紧张,往常一般都是

托邻居帮忙带来。那个星期天,邻居忘了帮我带米和菜,第二天我就断了口粮。正当我焦急万分时,母亲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。或许是打断了老师上课,老师不耐烦地吼道:“你找谁!”母亲没上过学,根本不懂学校的规矩,轻声说道:“老师,我找成文出来拿一下菜。”话音刚落,全班同学哄堂大笑。

走出教室,我看到母亲赤着脚,浑身沾满泥土,她说干活耽搁晚了,怕我饿着,便赶紧送了过来,因为走得太匆忙,没来得及换件像样的衣服。我不耐烦地催促道:“行了,你快走吧,我要上课了!”走进教室的那一刻,我分明看见母亲动了动嘴,像是想说什么,可我一句也不愿多听。

下课后,不少同学围上来,问刚才找我是谁。我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,后来竟撒谎说:“她是

我的一位邻居,我母亲比她好看多了。”同学们听后,便一哄而散。

星期六,我回到家。刚进家门,父亲就让我站在正屋中央,要我好好反省在学校的所作所为。我挠了挠后脑勺,想不起自己在学校做了什么错事。父亲便开口斥责:“你在学校说给你送米送菜的人是邻居,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!”原来,是一个和父亲认识的同学把事情告诉了他。性子刚烈的父亲抄起一根木棒就要打我,一旁默默流泪的母亲连忙冲上前,挡住了父亲手中的木棒。她先检讨自己,说学校是文明之地,她不该那样脏兮兮地闯进去。靠着母亲的求情,我才免去了一顿皮肉之苦。

从那以后,母亲再也没有来过学校。她生怕自己穿戴不妥,让同

学们笑话我。

参加工作后,我曾多次请母亲到我单位看看,可每次都被她拒绝了。父亲告诉我,她怕别人因为她的瘦小看不起我,怕影响我找对象,说等我成了家,她再过来。我满心懊悔,殊不知自己年轻时的一件蠢事,让母亲记了大半辈子。那句“我怕给你们丢脸”,藏着她半生的小心翼翼。

后来,我远离老家,在城里安了家。母亲在我的再三恳求下,才肯来城里住上几日。清明时节,我在母亲的坟前拔掉杂草,心中默默念道:母亲,这一辈子,我愧对您的爱。 徐成文/文

**编辑提醒:** 本版来稿要求内容与本人相关,真实、可信,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:limengcts@sina.com

## 军旅生涯

## 怀念战友

1982年冬,我从冀南农村参军,来到河南郑州某部队服役。同期新兵里,有位名叫李彦平的战友,和我分在同一个班。他虽出身干部家庭,却和我们这些农村兵一样,吃苦耐劳,从不搞特殊。

新兵集训两个月结束后,大家被分配到不同岗位。部队在市区西南约十公里处设有实弹射击靶场,当时正缺一名看守人员。靶场地处荒郊,位置偏僻,四周远离村落。李彦平却主动申请前往看守。此后,他便和一位老兵班长驻守在这片荒寂之地,白日沿靶场巡逻值守,夜晚栖身于阴暗潮湿的小屋,屋内不通水电,只能靠火炉生火做饭。

1983年秋天,当地连续阴雨。一天夜里,因火炉密封不严,加之阴雨天气通风不畅,李彦平和老兵班长夜间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煤气中毒,老兵班长症状较轻,而年仅19岁的李彦平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如今,这位好战友离开已四十余载,我却始终未曾忘怀,每逢清明,我会寄托哀思,缅怀战友李彦平。

李朝云/文

## 图说往事

## 分别留影

1976年7月,我到四川省中江县插队。身体瘦弱的我,每日需从两里外的河里挑水,常累得摇摇晃晃。暖心的是,乡邻主动帮我挑水,让水缸日日满盈。一句“不谢啰,我们有的是力气”,道尽了当地农民的淳朴与热情。这份温暖,也成了我知青岁月里最珍贵的底色。

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76年6月,是我(前排左一)与高中同学插队前的分别留影。 高阳/图文



## 似水流年

## 弹棉花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,弹棉花是个很常见的职业。拿新摘的棉花来加工,或是嫌旧被子不暖和拿来翻新,都是普通人家经常做的事。

还没入冬,弹棉花的师傅就开始走村串户忙活起来。一张弹弓、一根牵线杆,再加上木槌、圆木磨盘、团棉线球等,基本就是弹棉花师傅的全部家当。主家会把堂屋收拾干净,找来几扇平整的门板架在条凳上,将棉花铺在门板上,师傅进门就能开工了。

弹棉花师傅把一根竹片的一头绑在背上,另一头从身前弯下来挂住弹弓,随后左手提弓、右手持槌。木槌敲击之下,“嘭嘭”声此起彼伏,原本粗糙的棉花团被粘拢、弹散,渐渐

变得洁白,蓬松又柔软。

那时候,我们小孩子格外好奇,总爱围着看弹棉花。棉絮随着木槌敲打像雪花般四处纷飞,只觉得弹棉花的师傅特别了不起。我曾悄悄跟一位姓陈的师傅说,长大后我要跟他学弹棉花。陈师傅摸着我的头哈哈大笑:“傻孩子,这活又累又脏还讲究技巧,是要吃苦的。”这话不假,弹棉花确实辛苦。弹一床棉被要耗费不少时间,手要不停挥动,拉线容不得半点马虎,就连用圆木磨盘正反面反复压棉花也格外费力,漫天飞舞的棉尘更有损健康。可陈师傅总说:“一天弹下来腰酸背疼,但一想到自己弹的棉被能给人带来温暖,心里就挺快乐!”

随着时代变迁,如今已没多少人从事这一行业了。前两年,一个朋友想弹两床棉被,问我哪里有弹棉花的,我打听了好些人,才得知街角小巷里藏着一家弹棉花的小作坊。抽空去瞧了瞧,发现早已不是小时候那种纯粹的手工弹法了。作坊里,电动梳棉机取代了传统弹弓,电动磨盘替换了手工圆磨盘,不少工序都靠机器完成。棉花的传统弹法渐渐成了远去的记忆。

黄国清/文

## 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,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咨询电话:0311-88629437,88629317

我家卧室墙上,挂着一幅三十多年前的结婚彩照。因平日悉心呵护,虽历久年深,却依旧光亮如新。凝望此照,往事如潮,我与老伴相知相识到相恋相守的点滴,历历在目。

我右腿患小儿麻痹,七岁时仍需家人照料。后来,父亲与学校几番沟通,我终获入学许可。此后,我拖着残腿,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,完成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部课程。回乡后,在“挣工分”的年代,身为残疾人,我陷入深深的迷茫与彷徨。恰在此时,远在广西部队的同学寄来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一书。保尔的精神如明灯,照亮了我灰暗的人生,让我明白了生命的价值与奋斗的意义。

为了改变命运,1983年9月,我在部队驻邯某医院接受了肌腱移植与矫形手术。经过近一年的康复,我终于能如常人般行走。不久,我受聘为乡团委书记,后调入县税务局任文秘。正值青春年华,我全身心投入工作,无暇顾及个人婚事。后来经亲友撮合,相亲不断,却总难如愿,一位在报社做摄影记者的好友还为我省级报纸刊登了征婚启事。巧的是,报纸随列车流传,被出公差的辽宁崔姑娘看到。她按址来信,我收到信时,心怦怦直跳。几经斟酌,我将自身情况如实相告。崔姑娘亦坦诚介绍自己,她并不嫌弃我的身体与家境。半年鸿雁传书,我们在书信中逐渐了解彼此,感情日益深厚。

1991年秋,崔姑娘在母亲陪同下赴冀南相亲。她不嫌弃我的残疾,不计较家庭条件,我亦敬重她的朴实。花前月下,湖边亭台,留下我们无数甜蜜回忆。一个多月后,我们喜结连理。当时,县作协主席赋诗相贺:残疾青年婚事难,一张报纸牵红线。千里姻缘凭书信,幸福生活乐百年。

如今,我们结婚已逾三十载。儿子硕士毕业,供职于国企。我与老伴均已退休。容颜虽改,情意更浓。墙上的新婚照见证着我们相濡以沫、幸福美满的晚年。

杨慧敏/文